元史新編

世祖文臣上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乃蹙數十人逃入篁竹中脫死繼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見伊洛性理之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行臺牙魯瓦赤擅納賄以樞爲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棄官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旁列宋儒周程朱張邵司馬六君子象刊諸經小學四書傳註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

錄程朱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也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詢以治道樞爲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愼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臣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罷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

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擾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師停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於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諸臣皆賀樞獨默然旣宴罷將出世祖問其故對曰主上以中原漢地盡屬之王則人民之殷財賦之阜王盡有之天子獨有塞外朔漠之地乎異時廷臣閒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

理安可以長久世祖曰吾慮不及此乃如其言上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勅世祖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汴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潟鹵生之不若關中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憲宗并以汴京予之王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淖爾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仁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久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荅大為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察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

者惟劉㦳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
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雖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
朝廷爲久居計疑將自釋及世祖入見憲宗相持泣下竟
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攷局世祖卽位以樞宣撫東平
旣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爲監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
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
還中書改太司農初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輦其歌工
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親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
輟肄習樞奏言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旣
命洛士楊庸選教孔顏孟三族諸孫乞眞授庸教官以成
國家育材之美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
壞皆從之樞又奏四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

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轄百官又言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營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衞從此起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李璮叛帝問卿料賊勢何如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禽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才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心術不正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敗至是文統果因通璮反謀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樞上言

太祖開刱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昔在潛邸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使司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陛下即位以來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何謂中書政事之無效也今刱始治道正宜上荅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庶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

邇者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顧復廢中書條格行一切苟簡之政是如木始栽而就移屋既架而復毀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意乃釋至元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樞爲僉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二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人自知不能爲國而臨安未肯輕下者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懼吾招徠

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則聖慮不勞而軍力不費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諡曰文獻樞恢然長者未嘗疑人欺己喜怒不形於色及臨大計決大疑雖古謀臣智士無以過之子煒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名別有傳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尚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兵亂中夜思晝誦而身踐之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

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告曰世亂此樹無主可取也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州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凡喪祭娶嫁必以禮鄉人從學者寖盛家貧躬耕年不熟則食糠茹菜處之泰然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辭不受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召衡爲京兆提學世祖南征乃復還懷州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竇默又日於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文統患

之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陽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太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疏陳五事其一曰自古立國有大規模規模旣定然後治功可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制哉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十六帝百七十年遼九帝二百有八年金九帝百二十年皆歷年最多其他不行漢法如劉石姚苻慕

容赫連等專尚威力劫持鹵莽皆不過二三十年而傾敗相繼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旣自朔漠入中原居漢地主漢民其當用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夫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而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漸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平金之日卽當議此顧乃遷延三十載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雖曰守成實同刱始規模又難於曩時惟亟亟講求得失而法

戒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周漢不難復遼金不難蹀也其二曰天下之務萃於中書不勝其煩然大要用人立法而已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遽用若或已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復遲疑兩可莫決進退用君子恐其迂闊用小人冀收其捷效是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謚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覩日月也獨星官能步虧食之數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孰非古人遺法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獨無必然之成法乎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君相不勞今立法用人縱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

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難蓋上天爲下民作之君師非以安佚娛之乃以至難任之也古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豈故爲是自苦哉誠以知爲君之難則有一息不敢暇逸者請言其要曰踐言難知人難用賢難去邪難得人心難合天意難何者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一日二日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臨斷之欲言之無失豈易得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

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不激於喜怒虛心端意而審處之尅有不中者柰何爲上多樂舒肆爲下多事容悅夫私心盛則不畏人欲心盛則不畏天以不畏天不畏人之心所日務者皆快心之事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又難於在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且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難於知下而在下易於知上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乎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

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君子退者未必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賞罰生殺豈得其正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患尚可言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投間抵隙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此知人之難也能知賢則必任賢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然其人必難進易退輕利重義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汎

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天下後世哉且賢不惟難進也而又難合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恆難合況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心險其術巧惟險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勢在近習則結近習勢在宮闈則媚宮闈或以甘言誘人於過而後發之

以示其無黨務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結其愛以濟己之欲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所謂城狐社鼠而求去之固已難矣然此猶人主之不知者也至若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此去邪之難也夫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則然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冒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非下民戴上之心有時怨變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

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
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
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人君有位之
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
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
觖望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憤於心邪得人心之
道不在於要結而在於修身誠使一言一動必可爲天下
之法一賞一罰必求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自
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此得人心之難也三代而下
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攷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
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亾之應而
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

懇愛如此是以民心洽而和氣應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恭儉愛民爲本原之治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合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農桑學校治法之大綱也古之賢君莫如堯舜賢臣莫如稷契亦不過播百穀

以厚民生敷五教以善民心此敎養之道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必然之理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敺游惰之人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已後倉廩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修己治人之要道十年已後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又非今日之比矣二綱既張萬目斯舉否則他政效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而後在上之人始安如泰山今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

萬里輻輳竝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尙退讓各有其宜不可不審然欲民志之定者必先定君志君志之定莫如愼喜怒而修號令古之帝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喜怒發必中節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夫號令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其反復於賢奸之際皆爲阿合焉言之也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五年復召見奏對亦祕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

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攷古今分并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宂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未幾阿合馬益柄用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面質衡曰君何言吾反君實反耳人所嗜好權勢爵祿聲色君一切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王平章不好權勢爵祿邪何以反耶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中以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之出初王文統敗時帝責衡曰昔竇漢卿屢言文統不

善爾何不言豈孔子教汝若是耶至是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使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講課少

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禮節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固請退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亦爲衡請乃聽衡歸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麻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麻恂以爲麻家知麻數而不知麻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十七年麻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麻頒之天下語詳郭守敬傳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

使東宮宦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適逢家祭扶起奠獻如儀既徹餕而卒年七十三是日雷電大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多數千里來祭哭墓下北方文學自衡開之元代名公卿多出其門丞相安童事以師禮卒稱賢相惟值王文統阿合馬相繼用事未獲大行其志論者惜之大德元年贈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贈太師追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祐初又詔立書院於京兆以祀之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元統二年順帝嘉許衡輔世祖以不嗜殺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爲章佩監異珍庫提點

賓默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讀書有志節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元兵伐金默爲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而元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從婦翁王某學醫轉客蔡州受銅人針法於李浩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始知古人之學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微服詣之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三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又薦姚樞於上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眞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朕嘗服

之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正己格心確乎不拔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卽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其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不過寶利獻勤乞憐取寵而已彼惟恐不得行其志是以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欲使人主擯斥諸賢而已獨專政柄耳此蘇張之流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伏惟陛下察之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默與王鶚姚

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東宮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咨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薩的彌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國史院典制誥備顧問以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主之帝可其奏默又請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端風化之本帝嘉納焉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

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祝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使囘壯年爾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存問卒年八十五帝及皇太子皆厚賻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則懍不可犯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追封魏國公謚

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李俊民別見藝術傳

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家世業儒祖天挺元好問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抉母齒飲之卽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亾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閒元好問以其貌類祖而才智越常深器之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治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

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亾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簡賢懷遠飭備以應天心繫人望順時而動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副之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經聞圖天下事於未然則易救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

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西踰葱嶺南并金夏旋又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躒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惟宋不下未能混一於是主上親出連兵巴蜀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敝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伙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敝乎且括兵索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

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刱法立制選賢使能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而後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聯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𢘫吭抵脅以為奇兵敵人議守之處多其勢不能兼顧必有情見勢絀者此之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頓兵於巴蜀挫銳於堅城是西師之役已然而莫可止者也今又將出東師以圖荊鄂則猶有未然之慮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矟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

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
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前之不取者乃所
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
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
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
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遽百萬
之眾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
擲宇宙軒豁天地擐其鐘而掩其耳如是用奇者乎且國
初之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原平野曠而吾長於騎故
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多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
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
江扼以重險迂以危途我之乘險以出奇則難彼之因險

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天限之險雖有奇謀祕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計無所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潛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鬭猝入於巖阻莫能進退王宜遣人稟命行在所遣使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如受命姑假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王之義盡而後進師重慎詳審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然後閱實精勇別簡一軍爲帳下之卒俾老成知兵者領之更直徧衞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

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募部曲皆不知兵僅足供徒役者別編部伍統以閫望重臣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與鎮守之卒使內無掣肘之慮外無僥倖之計而敦陳固列以入其境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疲之多方誤之以敝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采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即進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各具舟楫相機徑渡彼必震疊瓦解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險阻故南岸之兵皆柔脆未經一戰焉能當我

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智者不能謀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休養兵力漸次進取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並濟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一軍出壽春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鈔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互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勢必老師費財當以重

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必取而以輕兵出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以覘其變二道並出東西連衡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晉之取吳則六道進隋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惟金之克汴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自渝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敵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

視謂秦無人豈欲以一軍倖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蟣起無賴之人也嗚呼以國家全盛之力直前振迅銳而圖功則當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矣何為西師之出屢歲而猶未即功乎尤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淩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世祖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言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

取不遑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立政
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既聞
凶計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於宋歸定大事
不當復進也而遽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矣
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
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
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
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
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舉天下兵力不能取
一城我竭彼盈又何利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
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
文德已幷兵拒守知我國疵闕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

廣江西之兵蠭集隆興嶺廣之兵蠭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邀截我於江黄津渡邀遮我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别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彼將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蘄黄未易遏也斯亦徒殘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則曰其民人稠夥吾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

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則曰彼守城者祗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是則爵然一仁上通於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天子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覷新月城

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竝行大車排槎串樓縮搆重複必不可攻惟有斷然定計班師銷禍未然先用重兵嚴扼江面與宋議和索割地定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馹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自寢隨遣一軍逆大行發輿收皇帝璽遣使召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召王子眞金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閒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咨以時政因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望朝野期以輔政平章王文統忌之故擠諸異國又恐其和議成功陰屬李璮潛師侵宋違約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

之經以璽書聞於朝而行宋敗璮軍於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翿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拘經眞州經乃表上宋主有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居七年從者死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祐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旣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

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大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行人志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未還時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已改至元也上得帛書惻然遂進兵南伐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

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廉訪使又有月里麻思者於太宗十三年使宋議和被執不屈死長沙別見忠義傳又伯顏渡江後遣國信使廉希賢嚴忠範至宋廣德軍獨松關爲宋將張濡所殺見本紀太宗時使宋不死而還者有李邦瑞由蘄黃入宋境定夾攻金之約舊史有傳今附姓名

元史卷三十一終

元史卷三十二

世祖文臣中

王惲

王惲字仲謀衞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父天鐸俱仕金惲少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衞接以賓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惲以選至京上書論時政授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擢材能議典禮攷制度咸究所長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論列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劉晸交結權勢任用頗專啗沒官糧四十餘萬石惲暴其姦利權貴側

目聶竟以憂卒秩滿陳天祐雷膺交薦於朝九年授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大平縣富民陳氏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五年不決惲鞫之一訊得實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十三年春奉命試士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河南北道按察副使尋遷燕南河北道按部諸郡贓吏多所罷黜十八年拜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不赴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太子令諸皇孫傳觀其書十九年春改山東西道按察副使在官一年以疾還衛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召時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進用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惲曰力小任大

剝衆利己未聞能至者遠之尚恐見浼況近之乎既而世榮果敗二十六年授福建閩海道按察使黜官吏貪汚不法者凡數十人察繫囚之寃滯者決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民家而刱營屋以居之每謂爲治之本在於得人乃進言於朝宜擇任守令及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尚缺宜特選清望庶足以鎭靜時行省討劇賊鍾明亮無功憚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四五今劇賊猖獗又酷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況其地有溪山之險東擊西走出沒難測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專命重臣節制以計討之使彼勢竭力窮庶可取也二十八年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宮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成宗卽位獻守

成事鑑十五篇元貞元年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纂修世
祖實錄因集聖訓六卷上之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太
原郡公謚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
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幷雜著詩文合爲
百卷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掌書
記參政賈居貞延教其子載至京師劉秉忠奏授翰林國
史院編修官至元十一年遣丞相伯顏伐宋先下詔讓之
命構屬草以進世祖大悅命同李槃從渡江蒐擇儒藝之
士明年春至杭收其翰林祕書省天章閣圖籍及太常禮
器儀仗歸於朝凡所薦拔皆名士十三年秋還入覲遷應
奉翰林文字辭曰臣幼嘗受學李謙今謙猶敎授東平賓

不敢先遂以其官授李明年始受之尋遷修撰時阿合馬旣敗和禮合孫入相辟構爲司徒府司直更張庶務贊畫居多改太常少卿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淮東按察副使尋以治書侍御史召桑葛嫉之俾與平章卜一作不忽木檢覈燕南逋負會計簿領訖無所迎合謂卜忽木曰設有罪構當以身任之不以累公也會桑葛伏誅乃免改翰林侍講學士成宗卽位勵精文治年穀屢熟海內熙洽構從容二相閒以薦士安靜爲務後數年執政希合生事將檢括增羨行之東南構卒不肯附稱疾納祿歸里大德九年授濟南總管悉除爲民害者丞相荅剌罕咸從之武宗卽位以纂修國史召赴闕拜翰林學士承旨卒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謚冊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議必

咨訪焉嘉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有文集三十卷子士熙士點皆顯達能以文學世其家袁桷狀其行事見清容集

高智耀河西人世事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西夏雖僻處河右然用經義教士尊孔子以帝號分建蕃文漢字兩學校設科取士試經義詩賦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闊端鎮西涼置傳驛役及儒士智耀謁藩邸言河西儒戶前蒙給復今因置傳一旦與編民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帝問儒家與陰陽巫醫何如智耀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三綱五常治

天下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豈方技所得比故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惟國家所以教育之帝曰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即位與國師八思巴同召見又力言治天下必用儒術反覆論辯累千百言帝善其對鑄印授之命凡儒戶免役皆給公文爲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俘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其言即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釋者數千人貴臣或言其冒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則不可士才藝有高下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賚之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掤紀綱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達聰

明目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夏中興等路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朝廷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全用漢法盡舍舊俗非祖宗之舊恐蹈遼金覆轍奈何帝求報聘之使以析其問智耀入見請行帝問所荅書一一敷對稱旨即日遣就道未復命卒於上京元初崇儒興學之功智耀爲首學校中多祀之者追封寧國公謚文忠子睿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闥恭謹詳雅歷翰林待制禮部侍郎除嘉興路總管擢江東道按察使遷浙西江東道廉訪使皆以除劇盜鋤強豪平冤抑爲事晚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大體有儒者風卒封寧國公謚貞節子納麟官至太尉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大夫別有傳

王鶚　　高鳴　李治　李昶　徐世隆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大淵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改歸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恆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晩起復授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三年蔡州陷將被殺萬戶張柔救之藉歸館於保州甲辰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遣使聘鶚及至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務之變每夜分乃罷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廉希憲闊闊柴禎等從

之學闊闊每旦起盛其衣冠鶚讓之曰聖主好賢樂善徵天下士命若從學若等不能稱主上心惟誇衒鮮華以諡驕貴之氣恐紛於外而窒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吾所不取也闊闊深自悔悟明日純素以進鶚乃悅闊闊蔑里吉部族後官中統開中書左丞既而世祖命鶚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旁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設具牲酒爲位而哭私謚曰義宗中統初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攷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

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
太宗承太祖開刱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
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乎於是始立翰林學士
院鶚遂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
道提舉學校官又取金世宗實錄中行事百八十條名曰
大定治績進呈上覽而善之會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
儒臣廷議可相者時阿合馬巧佞得幸覬相位諷大臣助
之衆莫敢異議鶚奮然擲筆曰朝廷果相此人吾方欲效
陽城裂裴延齡白麻況衆爲之乎振袖而起議遂止五年
乞致仕詔有司歲廩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咨之十年
卒年八十四謚文康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著論語
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無子以

皆周鐸子之綱承其祀之綱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高鳴字雄飛眞定人少在金世以文章知名河東元好問上書薦之於金不報憲宗時皇弟旭烈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者三輩召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授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名士鳴所薦居多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七年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同堂集思廣益自免差繆豈必別官異署而後無失政乎政貴得人

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實大世祖遽止其令鳴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雨帝謂御史大夫塔察爾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遷吏禮部尚書卒有文集五十卷

李治字仁卿眞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凡天文象數名物之學無不研精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與論古今人材賢否問今日政治得失及地震災變治對以辨忠佞立紀綱省刑罰愼征討世祖嘉納之

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諠衆中統至元間屢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堅辭還山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四十卷測圓鏡海十二卷諡古衍段三十卷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志壹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第閱計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爲程文乃更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世弼遂不復仕晚乃就東平敎授以卒昶穎悟過人讀書如夙習釋褐授徵仕郎歷溫縣丞改河陰簿再調濟遷提舉元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改行

軍萬戶府知事實卒佐其子忠濟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諫曰比年內外裘馬相尚飲宴無度府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恐或生變惟閤下接正士遠小人去浮華敦樸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寖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職不許俄以父憂去官杜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世祖伐宋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昶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為要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要明年世祖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以逋戶責之見戶昶移書時相極言其敝始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春阿里不哥平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忠難

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恆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會嚴忠濟罷其弟忠範代之事昶以師禮詔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列條十二事劃除宿弊至元元年謝事家居五年起爲吏禮部尚書六年阿合馬用事請老歸七年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八年授山東西道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幾致仕賜田千畝所著有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士辟

爲令其父戒之曰汝年少學未至俟三十學成出仕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於學父歿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憲宗以爲拘榷燕京路課稅官世隆固辭壬子世祖在潛邸召見於日月山中統元年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民善俗爲務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馬芻計芻秣什器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必不爲煩擾之事馬將不來遂弗爲備馬果不至淸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世隆綜覈之得增羨若干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請覆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四年世祖問堯舜禹湯文武爲君之道世隆取詩書所載帝王事編撰以進

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進讀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朝廷大政咨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以圖上乞敕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行大饗禮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儀未立奏定百官朝會儀七年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九年出爲東昌路總管十四年遷山東按察使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數百人世隆剖析詿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十五年移淮東宋將許瓊家僮告瓊匿官庫財有司追繫其妻孥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邪抗章辯諸行臺卒得釋十七年以翰林學士及集賢學士召皆以疾辭

二十二年安童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辭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年八十卒世隆儀觀魁昂而慈祥樂易人忤之無慍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決疑獄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王磐　魏初　雷膺　胡祗遹　高源　李謙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補進義副尉元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罄家貲助軍衆賴以免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郾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畫爲朝暮食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辭宏放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

淮襄閒宋荆湖制置使素知名辟爲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奉命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免李璮素重磐以禮延致及璮謀不軌磐覺之脫身至濟南得驛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節命從大軍討濟南璮平遂挈妻子至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出爲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衡水縣達魯花赤芒兀台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旣具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法使賊夜殺清滅口清遁免賊乃盡害清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芒兀台不爲理又欲反其獄磐竟奏還諸理籍其家貲以半

給淸郡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於家拘縶榜掠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揮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痛箠治之時府治寓城上卽投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未幾蝗起眞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猶以爲未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夫已多矣何更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法督捕三日蝗盡滅使者驚爲神復入翰林爲學士入謁宰相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税人白骨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是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爲一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旣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沮遷太常少

卿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沓帳殿前執法者不能禁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儀漸可整肅於是儀制始定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供灑掃復其家至是尚書省括戶盡收為民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於府庫所益幾何而損國體甚大時論韙之帝敕縱諸路自死罪以下歸家期秋八月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帝惻然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草詔喻天下以

縱囚之意皆不稱旨獨磐辭爲帝所善門是皆朕所欲言取酒賜之再乞致仕不允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帝遣近臣問磐磐言師儒之職亞衡所樂居所以力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糜廩祿有所不安邪亞增益生員使之施教則庶幾人材有成詔從之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問賜以名藥磐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畢其材力養其廉恥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旣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遂堅乞致仕帝遣使慰諭之曰卿非任煩劇何以辭爲磐不得已復起時方伐宋又將用兵日本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江南既下磐上疏言宜戢軍士擇官吏明賞罰廣恩信庶

可以安新附而弭寇盜皆見施行朝議汰冗官權臣以按察司不便已欲併省之磐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官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申理此豈冗官而可罷去邪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增更官制磐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寵榮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

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磐遂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禮霍孫爲言詔允其請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磐無子命其壻著作郎李穉賓爲東平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方難進易退每奏對未嘗阿旨帝嘗稱以古直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於碑磐拒弗與所薦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後皆爲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追封洛國公謚文忠

魏初字大初弘州順聖人從祖璠金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金宣宗求直言璠首論將相非人及不當立德陵事疏奏不報後復上言國勢危逼四方未聞有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胡斜虎亦可委仗宜遣人往諭大計大

臣不悅而止閱數月胡斜虎兵來援已無及金主悔焉金將武仙軍次五朶山不進求使仙者或薦璠即授翰林修撰給四騎以從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其中材勇者爲帥長仍制符印與之以矯制自劾金主謂其處置得宜繼聞仙率餘衆保留山璠直趣仙所宣諭之或譏於仙謂璠欲奪其軍仙怒命士拔刃若欲鏦璠然且引一吏與辨璠不爲動大言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將軍縱不加禮柰何欲以小吏置對邪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效尤者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璠復激使進兵不應比還金主已遷歸德復遷蔡州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歲庚戌世祖居潛邸聞璠名徵至和

林訪以當世之務璠條陳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卒諡靖肅初其從孫也璠無子以初爲後初好讀書尤長春秋爲文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初辟中書省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許衡寶默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詔詢知爲璠後歎獎久之卽授國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制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攷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於上都有不能釂大巵者免其冠服初疏諫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

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諭侍臣自今毋復爲此舉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之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免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況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歷遷江西按察使尋徵拜侍御史行臺移建康出爲中丞卒子必復集賢侍講學士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鎭眞定辟萬戶府掌書記世祖卽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耆舊使副子弟爲僚屬授

賡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賡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屢遷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爲言且斥聚歛之臣不宜作相至元十四年進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多強籍新民爲奴隸賡出令禁之得還爲民者以數千計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進江南浙西道按察使蘇湖雨潦傷稼賡請廩米二十萬石振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賡竟悉給之乞致仕歸老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成宗即位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賡爲稱首多所建白卒封馮翊郡公謚文穆

胡祗遹字紹聞磁州武安人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

員外郎至元初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羣小官冗事煩祗遹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爲大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涖職乃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按察副使宋平爲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不軌者祗遹察其冤坐告者十九年爲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僞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是之以其言著爲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元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樸野祗遹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論徐變其俗升山東西道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厲士風召拜翰林學士不赴乞疾歸二十九

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祗遹爲之首不赴卒諡文靖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幼力學事父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
輝路知事累升齊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
之遷行臺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
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
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鄰
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
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輩知之天必知之況媒蘖
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
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竄戶逃者皆復業常賦
外羨餘幾十萬緡至元二十四年爲江東道勸農營田使
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

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有七子夢弼旦弼公弼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少爲詞賦有聲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爲東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時教授無俸郡斂儒戶銀百兩備束脩謙固辭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至元十八年遷直學士爲太子左諭德侍東宮與贊善夾谷之奇條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友定律正名革敝皇太子薨世祖命傅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顧謙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強飲乎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掖而出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三

十一年成宗卽位驛召至上都既見勞曰知卿有疾京師多良醫卿當與謀國政餘不以勞卿也授學士元貞初引疾還家大德六年召爲翰林承旨至大初仁宗在東宮徵爲太子少傅皆力辭仁宗卽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乃力疾見帝行在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望深明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焉遷集賢大學士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九謙文章涵古不尚浮巧學者稱野齋先生子偘官至大名路總管夾谷之奇女眞人至元中除左贊善侍

明孝太子於東宮屢有陳誨顧遇甚優爲文章簡嚴有法同時又有李衎者潞州長子人以耆德召見東宮侍講經帷啓沃爲多至元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衎爲太子賓客有秬山集行世

鐵哥　舊皆專傳今併附　愛薛　撒吉思　納答思

鐵哥姓伽乃氏迦葉彌爾國人卽古西域罽賓國在葱嶺西唐時北印度也父斡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斡脫赤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擾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那摩以斡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尊那摩爲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敎斡脫赤亦貴用事領迦葉彌爾萬戶奏曰臣國在西陲尙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不從怒而

殺之帝爲發兵誅國主元貞元年追封代國公諡忠遂斡脫赤之歿鐵哥甫四歲性穎悟不爲嬉戲從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兄斡脫赤子也帝方食雞輟以賜鐵哥鐵哥奉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世祖即位至香山永安寺見壁間畏吾字跡問誰所書僧對曰國師兄子鐵哥所書也帝召見喜其容端語清命從丞相孛羅備宿衞先是憲宗入譖疏世祖國師導世祖益勉敬慎遂感悟友愛如初至是帝將用鐵哥曰吾以酬國師也時鐵哥年十七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冉氏女久之命掌饔膳湯藥日親密至元十六年鐵哥奏曰武臣佩符古制也今長民者亦佩符請省之以彰武職從之十七年進尙膳

監凡御膳御藥必先嘗之又宿衛士可任使者疏其才能以聞詔賜第於大明宮之左以便召使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捕以充貢鐵哥曰以充貢爲名恐擾民不可內府食用圓米鐵哥奏秔米一石僅得圓米四斗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皆善之進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杳爾之地獵人射兔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爲釋之庾人有盜鑿秔米者罪當死鐵哥曰臣鞫庾人其母病盜秔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峰者將戮之鐵哥曰生割駝峰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心詔皆免死二十二年奏司農寺宜升爲大司農司秩二品使天下知朝廷重農之意制可二十四年從征乃顏至撒兒都之地叛王塔不

台率兵徑至鐵哥奏曰李廣一將耳尚能以疑退敵況萬乘之威乎今彼衆我寡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鐵哥從容進酒塔不台按兵覘伺懼有伏遂引去帝以金章宗玉帶賜之二十九年進中書平章帝嘗憶北征事不能悉記鐵哥條舉甚詳帝悅以金束帶賜之他日又賜以先帝瑪瑙椀大德三年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俾鐵哥專其事凡廩餼金帛之數皆遵世祖制誥自後懷諸王之禮悉命鐵哥掌之十年遼王脫脫入朝從者執兵入大明宮鐵哥劾止之王懼謝從幸晉山饑民相望鐵哥輒發廩振之而後自劾帝稱善不已武宗即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有訴宻遠王闊闊出謀逆者命誅之鐵哥廷辨其誣得釋徙高麗二年領度支院尋賜江州稻田

五千畝仁宗皇慶元年錄軍國重事乃奏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從之二年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疾歸是年卒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諡忠穆加封延安王改諡忠獻子六人孫八人伯顏中書平章政事餘多居宿衛

愛薛者西域拂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厤醫藥初事定宗直言敢諫世祖在藩邸器之命掌西域星厤醫藥二司事世祖嘗詔都城二月八日大作佛事臨通衢結五采流蘇樓觀集教坊妓樂以法駕儀仗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歷叛淮海之壖刁斗達旦瘡痍未瘳糜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且久於上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即日罷獵十三年丞相伯顏平江南還阿合馬以飛語譖之愛薛叩頭諫得解

尋奉詔使西域宗王阿魯渾所介丞相博羅以行遇亂使介相失博羅被脅留受其官爵愛薛冒險走間道兩歲始達京師上顧廷臣歎曰博羅生中土食吾祿而安於彼愛薛生彼土家彼土而忠於我相去何遠邪拜平章政事固辭遷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授平章政事八年京師地震上弗豫中宮召問卿知天象此災異殆下民所致邪對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因陳弭災之道請免還四郊荒冢免徙南城居民賚大都請賜宿衞士廬舍禁殺天胎立廣惠司以濟疾苦無告之民語甚剴切成宗崩中使奉內旨索星厤祕文愛薛厲色拒之仁宗時封秦國公卒追封拂林忠獻王子五人皆顯貴

撒吉思者回鶻人其國阿大都督多和思之次子而岳璘

之從弟也初爲太祖弟斡赤斤大王必闍赤領王傅皇弟兢長子只不干丞世嫡孫塔察爾幼庶兄脫迭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乃授塔察爾以皇大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帝嘉納焉憲宗崩阿里不哥爭立諸王多附之者撒吉思馳見塔察爾王力請推戴世祖塔察爾從之及世祖卽位聞其事授北京宣撫賜宮人弘吉剌氏及金帛章服及至鎭鋤奸抑強遼東以寧會高麗有異志帝遣使究治則委罪於其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察忽以直諫迕意卽奏直其事帝命釋之從宗王哈必赤討李璮破諲都哈必赤欲屠城撒吉思力爭得

止授山東行省都督還經略統軍二使兼諡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選貴戚臨之帝不許兵後民乏牛具請於上而官給之統軍鈔不花田游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荅爾據民田爲牧地皆奏聞有旨杖之而還其田璮故將毛璋結黨謀執撒吉思以歸宋事覺襲璋斬之慕古人舉親舉讎之義叛帥故卒得與子姓參用山東歲屢歉爲請於朝發粟振恤又奏蠲其田租山東人刻石頌德卒諡襄惠追封雲中郡公孫荅里麻別見中葉文臣傳

納荅思者畏吾人迦魯氏通天竺教及諸國語世祖時以薦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文字不相通帝命納荅思從國師習其義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

西番經論既成進其書鋟版賜諸王大臣西南小國星哈剌的威二十餘種來朝納答思於帝前敷奏其表章諸國懾服朝議興兵討暹國羅斛馬巴爾俱藍蘇木都剌諸國納答思奏此皆荒遠島夷得不得於國何損益興兵徒殘民命莫若遣使諭以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納其言命岳剌等往使果來貢者二十餘國至元二十四年丞相桑葛奏爲翰林學士帝曰納答思之職非汝所當奏也既而擢翰林學士承旨遣事成宗於潛邸且令以節飮致戒成宗卽位思其忠還大司徒命乘車入殿延祐初卒又有闊里吉思者蒙古人祖父事三朝舊臣由宿衛至雲南行省左丞相又有小雲石脫忽憐者畏兀人歸於太祖事皇子拖雷爲斷事官子數人皆貴顯用事又有孟速思者畏兀

人年十五盡通本國文字事太祖爲宿衛又事世祖詔與安童並拜丞相固辭此三人者舊史皆專傳無事蹟今以其皆色目人附姓名於此

贍思丁　納速剌丁　忽辛

贍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菴伯爾之裔其國以別菴伯爾爲聖祖故其子孫世號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贍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太宗卽位授豐淨雲內三州都達魯花赤改太原平陽二路達魯花赤入爲燕京斷事官憲宗伐蜀主饋餉供億世祖卽位立十路宣撫司擢燕京宣撫使中統二年拜中書平章至元元年置陝西四川行中書省出爲平章蒞官三年增戶九千軍二千鈔六千錠屯

田糧九萬七千石中書以聞詔賞銀五千兩陝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屬竝聽節制七年分鎭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强兵守嘉定兩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思丁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思丁笑曰若等何見之小邪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八年大軍圍襄陽命各道進兵牽制賽思丁偕鄭鼎率兵水陸竝進至嘉定順流縱筏斷其浮橋獲戰艦二十八艘尋命行省事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帝以雲南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命賽思丁往撫治退朝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

魯方鎭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賸思丁至必奪其權具甲兵爲備賸思丁聞之乃遣其子納速剌丁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顯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二人至賸思丁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剌丁偕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爲宗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所爲十二年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

哈剌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儀男女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乃敎以拜跪之節婚姻行媒及棺槨奠祭之禮又敎民播種爲陂池備水旱剏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敎養日興雲南民以貝代錢行鈔不便請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相地置鎮每鎮設土官百夫長各一人行旅被劫掠則罪之有土吏數輩怨不見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賽思丁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命械送雲南處治賽思丁脫其械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誓以

辛度地置草場搆屋數十間使爲牧所始不擾民廣南酋沙奴常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之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忽辛置酒宴勞諷令納印入覲帝大悅大德五年緬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遵先訓凡官府不使汝國事當一切爲汝更之緬國主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帝賜緬國主以世子之號烏蠻等租賦歲徵索不集忽辛以利害榜諭諸蠻不遣一卒而租賦咸足俄有爲飛語及符讖以惑宗王者忽辛引劉正密馳報朝廷遣使按誅妖徒卒封雍國公謚忠簡

宋子貞　何榮祖　趙炳　劉肅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也弱冠工詞賦薦試禮部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有名人稱大小宋金末潞州亂子

貞走趙魏間東平行臺嚴實招爲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實毎請事於朝託近侍奏決不經中書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子貞至勸實奏事必先咨稟丞相自是交懽無間太宗四年實戍黃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頗張曹濮以南皆震譌言金兵且大至子貞請斬揚言者以徇境內乃安汴梁既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振救全活萬計拔名士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羇旅與之同列四方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盛於他鎭七年太宗命子貞爲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刱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多掊克聚斂子貞請倣前代觀察采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程式黜貪惰獎廉勤軍府始有紀綱民

得蘇息將校占民爲部曲戶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力請於寶龍歸州縣實卒子忠濟襲爵尤敬子貞請於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貞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王磐爲教官招生徒習經藝每季親程試之齊魯儒風丕變世祖南伐召至濮問以方略對曰國家威有餘而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投降不殺脅從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元年授益都路宣撫使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時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其裁定李璮叛據濟南詔子貞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璮形勢言於丞相史天澤曰璮擁眾守孤城無能爲也然困獸猶鬬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糧盡援絕不攻自破議與天澤合遂禽璮還上書陳便宜十事大

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材不厭人望宜選公廉有才者爲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獘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有旨命中書次第施行至元初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俸祿定職田從之三年二月拜中書平章復陳時務十二策未幾以年老求退帝勉留之其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特敕中書有大事卽其家訪問子貞聞朝廷事有不便必封疏上奏卒年八十一子渤字齊彥有才名官至集賢學士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貞祐間守鉅鹿尹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頷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起

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己未幾御史臺復奏除榮祖侍御史又出爲山東按察使阿合馬莫逞其志有帖木剌思者以貪墨爲僉事李唐卿所劾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告變者唐卿察其妄焚其訟牒帖木剌思乃誣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耿仁傑鞫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傑議以失口亂言之罪坐之遂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西行

省欲上聞會榮祖來爲參政止之曰何必上聞朝廷此輩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其於事明決多類此拜御史中丞復出爲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船遇暴風多漂沒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榜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卽草奏詔免其徵召入爲尚書參政時桑葛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數請罷之同列曰上旣爲免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至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民病皆上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歲終立局攷校人以爲便立爲常式榮祖條中

外有官規程欲矯時敝桑葛抑不爲通榮祖乃以病告桑葛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又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且當用之人恆多而得用之人恆少要之省部實爲根本必擇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安民苟有弗至則臺省又當遣官體察之庶有實諡帝深然之屢以老疾乞解機務不許尋拜昭文館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平章政事以水旱請罷不允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律令至是乃得請於上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適喪其子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追封趙國公諡文憲榮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銀沙將畀置器宅以旌其廉所著

有大畜十記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趙炳字彥明惠州灤陽人父弘仕元初為征行兵馬都元帥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炳年十二解衣就縛泣請代兄盜驚異舍去以勳閥子侍世祖於潛邸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為撫州長己未世祖奉命南伐宋已而憲宗崩蜀阿里不哥黨謀擁立括兵斂財燕薊騷動世祖自鄂北還炳遠迓中途具以事聞追所括兵財悉以還民至元九年帝念關中重地風俗強悍思得剛鯁舊臣以臨之授炳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府於秦詔治宮室悉聽炳裁制王府吏卒橫暴擾民者輒繩以法豪猾斂戢解州鹽賦給王府經費積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已不堪炳啟王曰十年

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與其裒斂病民孰若惠澤加於民乎王遽命免征會王北伐詔以京兆一年之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足佐軍用可貸歲賦以蘇民力令下秦民大悅安西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爲常王旣北伐六盤守者再搆亂炳再平之十五年王薨十六年秋入見便殿帝詢及民閒利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柄恣爲不法帝卽令乘傳偕敕使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入炳罪收炳及其妻孥囚之平涼北崆峒山炳子仁榮訴於上卽詔近侍馳馹而西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等醉使者以酒而毒炳平涼獄中其夜星隕有聲如雷時十七年三月也帝聞之撫髀歎曰失我良臣俄械琮等百餘人至帝親鞫問盡伏其辜

命仁榮手刃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以付仁榮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仇所蓄物皆取於民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二千五百緡爲治喪具六月詔雪炳冤特贈中書左丞謚忠愍子六人仁榮仕至中書平章餘俱登顯仕

劉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爲尚書省令史與刑部爭盜藏誣服之冤全活十餘人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殷富又寬淮民竄入宋境之罪擢戶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實滅東平歲賦絲銀外復輸縣絹十萬匹兩之困遷邢州安撫使中統初擢眞定宣撫使時中統新鈔行罷鈔銀不用眞定以銀鈔交通於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蹐然莫知所措肅進三策一仍用舊鈔二新舊

兼用三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授左三部尚書官曹典憲多所裁定未幾兼商議中書省事致仕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卒封邢國公諡文獻子憲禮部侍郎孫大名路總管孫賓翰林學士承旨

元史卷三十二終